

抱犊寨

剿匪记

任虎·著



NLIC2970868000



白山出版社

抱犊寨剿匪记

◎ 白山出版社

◎ 任虎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抱犊寨剿匪记/ 任虎 著. —沈阳: 白山出版社, 2010.8

ISBN 978-7-80687-788-3

I. ①抱... II. ①任...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当代作品 IV. ①I24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66265 号

书 名 抱犊寨剿匪记

出版发行 白山出版社

社 址 沈阳市沈河区二纬路 23 号 邮编 110013

电 话 024-23088689

电子信箱 baishan867@163.com

责任编辑 杨红军

特约编辑 王立才

印 刷 洛阳市报人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14.5

字 数 19.3 千字

书 号 ISBN978-7-80687-788-3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

年少时，常站在坡岗上远望群山。夏日天穹下，滴翠一样的层层叠叠；冬日阳光里，苍山负雪，一派冷峻的苍苍莽莽。目力所及的几线山峦，远远的，很神秘；近近的，确又很亲切。那个岁月曾想，是不是山里也住着神仙？

生于斯长于斯，爱山好水使然，而立之年，渐渐悟出伏牛山区的比较优势在于山形，兼有北雄南秀之姿；也在水势，更有南北分流之态。也知道这里除了山水之外，还埋藏着一脉深厚的革命历史淀积，就首选了抱犊寨作为发掘的起点。

于是，去三川镇走访采风，力求住那段渐去渐远的历史，从岁月的老茧里抽出一缕缕鲜活的丝线。天不负人，两易寒暑，回溯重现了抱犊寨剿匪这段历史。我知道，史料如铅，固定着“三打”的根脉，然生活如诗，几十年前这里的风物人情，终于把红色标签插在三川这块热土上。同时，也是继西南剿匪、东北剿匪等影视文学作品之后，把豫西剿匪这一主题推到前台。

散淡的茶余饭后，远去蝇营狗苟钻营荣进的生态，整理思绪，草成此卷，笔拙味寡，难免怡笑于大方之家。

任 虎

2010年2月15日

目 录

第一章	决心	(1)
第二章	神秘的山寨	(6)
第三章	一打抱犊寨	(11)
第四章	逆光	(18)
第五章	火并	(26)
第六章	狼烟四起	(31)
第七章	猎狼突击队	(40)
第八章	冤家路窄	(51)
第九章	不速之客	(58)
第十章	匪巢探秘	(62)
第十一章	打草惊蛇	(71)
第十二章	柳暗花明	(77)
第十三章	老道中计	(88)
第十四章	二打抱犊寨	(95)
第十五章	绝处逢生	(101)
第十六章	阴霾复起	(107)
第十七章	剿匪司令	(111)
第十八章	春回大地	(115)
第十九章	风云乍起	(121)
第二十章	谁是内鬼	(130)
第二十一章	深入虎穴	(134)
第二十二章	情感	(142)

目 录

第二十三章	激战三川	(149)
第二十四章	暗道之谜	(155)
第二十五章	咆哮的犍水河	(160)
第二十六章	血战瓦石岩	(166)
第二十七章	巧送情报	(171)
第二十八章	内鬼现身	(177)
第二十九章	祸起箫墙	(180)
第三十章	青山抒怀	(184)
第三十一章	鸳鸯绣楼	(188)
第三十二章	三打抱犊寨	(194)
第三十三章	深山怪杰	(198)
第三十四章	巧布天网	(201)
第三十五章	风萧萧兮	(207)
第三十六章	将计就计	(212)
第三十七章	围歼	(215)
第三十八章	风卷残云	(220)
后记		(225)

第一章 决心

一九四六年冬夜里，豫西深山区的三川镇，在北风呼啸里，和任何北方村镇一样，笼罩在夜色里，格外安详。“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唯有镇公所值守更夫沙哑的嗓音，有一腔没一调地和着风声，表明这里和周围的大山不一样，是人居有生气的群落。

子时某刻，噼里啪啦，几阵子乱枪，把人们从清梦里拽了回来，一阵马蹄声穿过街道，“踏踏——”，声音迅疾，急促。镇公所里的镇长李介、副镇长谢泽霖被枪声惊起后，披上衣服走到庭院里，“咋回事？”“是啊，咋回事？”两人惊惶失措，等着镇干事来报告情况。

“八路（当地人将解放军习惯地称为八路）骑兵攻进镇子，现在快到公所啦！”一镇丁气喘虚虚地跑到门口说。“开后门，上山快跑！”李介喊道。二人带上几个随从打开后院门，向后山逃去，一行人旋即隐遁在夜色中。

豫西地区，近代以来一直是匪患祸害严重的地区，近代的白朗起义，就和聚众打劫的“杆子”民有很大的关系。民初伏牛山地区的“杆子”现象，在老辈人的记忆中最真切，“杆子”队伍，朝为农夫，夕为“刀客”，绑架富户，用抬杆称重，派人捎信给遭绑架的人家，要求对方拿等重量的银子来赎取，倘若不允或者迟迟不应，就要撕票。常此一来，匪徒们称重用的“抬杆子”慢慢就成了土匪的称呼，人们闻“杆子”色变。越是灾荒之年，“杆子”越活跃，整个豫西地区都有他们的活动，向东直到巩义，向南穿过宛洛古道，直逼白河南岸的南阳。解放前，“杆子”活动

越演越烈，有些地方的“杆子”干脆占山建寨，专事打家劫舍的勾当，成了实至名归的土匪。

三川镇的人们在惴惴不安中，终于捱到了天亮。

解放军来了，这个消息在炊烟升起来的时候，传遍了三川街，人们确信来的不是“杆子”、土匪。在过去，土匪赶走国民政府的事情也不是没发生过。

夜里进镇的解放军，是鄂豫陕军区四分区的骑兵连，几排枪声的短暂交火后，很快占领了镇公所。天一亮，军分区闵司令员和黄政委率领分区七、八团各一部也进驻到了小镇。

三川镇坐落在栾川县西北伏牛山脉中，地势三面环山，山区地面河溪交错，溪涧林木葱茏，地形崎岖。顾不上看景致，闵司令和黄政委在镇公所的堂屋刚一坐下，又盘算着接下来的行动。

“不费劲就拿下了卢氏县的重镇三川，三川这地方终于交到老百姓手里了。”闵司令掏出旱烟袋，在褡裢里填瓷实一锅子新买的邓县烟叶，深吸几口，整个人就罩在云雾里了，说起话来也精神了三分。

“是呀，部队这几天来连续行动，奔袭中还拿下几个镇子，确实疲劳，今天要抓住机会好好休整，明天还得赶路！”黄政委接口道。

太阳在东边山峡里已经露出脸来，北方冬日里难得的晴好天气。该是吃早饭的时候了，两人正商量着该弄点啥子吃，犒劳自己的肚子。

正说着，突然听到一声“司令员，政委！”，张参谋长走了进来。“什么事？”黄政委问。“侦察分队在镇上抓住一个土匪探子，探子说附近有一支两百多人的土匪，就盘据在镇子西边二十多里外的一座山上，山名叫‘抱犊寨’。”参谋长言简意赅，边说边招来作战参谋，拿出地图，铺在桌上。

“就在这里。”参谋长用手指着地图。

“好啊，拿下一座空镇，没有多大的缴获，正好拿这股土匪

解解馋，”老闵敲着烟袋锅兴奋地喊道。

“他们平常都干过些啥事？”黄政委问。张参谋长答：“他们可不是寻常的杆子土匪，这些年豫西地区兵连祸结，卢氏当地的豪坤大户为躲避兵匪袭扰，自己组织武装盘踞到山上，经常向当地农户摊派粮食、强抓壮丁，扰得当地不得安宁。匪首叫李长裕，据说没有大的血债，我们打不打？”

“真有意思，避匪结果自己也成了土匪，这件事情先向军区首长汇报，等待命令。”闵司令员眉头紧锁，没想到搂草打出来兔子，针对突发情况，决定暂且在“擒”和“纵”的问题上看一看军区的意思。

剿匪的请示电报，在这个晴朗的冬日早晨，发往鄂豫陕军区。

鄂豫陕军区指挥部接到这个电报，也觉得突然，毕竟剿匪不是这个时期的主要军事任务，是先建立地方政权，采取军事守势，待日后全国政权稳定后再剿匪；还是不留后患，当机立断，让老闵、老黄他们一鼓作气，趁热煮饭拿下抱犊寨？

军区领导们在屋里斟酌了半晌，许多人认为，现在作战任务这么重，一群小土匪又碍不了大事，待胜利后再收拾也不迟。

大家在打与不打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最后大家都将目光投向文建武司令员。文建武从大家的眼神中已经感觉到了某种期待，该是由他最后拍板的时候了。

他并没有直接表态，而是用一种分析的口气说：“看来大家的意见分歧是不小啊！依我看，李长裕虽说是个读书人，没有什么杀人越货、欺男霸女的罪恶，甚至表现得忠厚仁义，但实际上是表面现象。他聚众占山，吃的、喝的、用的都是山下百姓的，山上自身不生产，使用的劳役也是四里八乡乡亲们的，能说他没有罪恶？剥削是他的本质，暴力是他的手段，这种武装割据，是军阀割据的具体而微的表现，抱犊寨上的武装，以剥削为生，暴力为盾，站在人民利益的对立面，拿阶级论的尺子量一下，你们看到的答案就只剩下一个了，是不是该打？大家说。”

入情入理的一席话，已经亮明了文建武的态度。会场气氛马上变得活跃起来，大家的认识一下子统一到文建武的观点上了。“不管什么性质的土匪，其反动本质都是一致的，终究要与人民为敌。与其姑息养奸，不如尽早根除，也便于卢氏地方政权站稳脚跟。”文建武作出最后决定。接着他健步走到电台旁口述：“经军区研究决定，命令你们四分区消灭这股土匪，巩固新生人民政权，可以先劝降，若其顽抗，坚决消灭之。”

电波载着决心，回到了三川镇。

晌午前，张参谋长派出的侦察排分两路进山，闵、黄二人则安排四分区机关人员上街张贴安民告示，专门在三川街寨门口放上两个班加强警卫。街市上一切如旧，流水一样徜徉在时光里。镇公所堂屋内，安排妥当后，闵、黄二人就着咸萝卜丝，吃着面条，焦灼地等待着张参谋长的消息……

第二天，侦察排回来时，天刚蒙蒙亮。吃完早饭，镇公所堂屋内，闵司令员、黄政委、张参谋长、七团、八团团长，围坐在桌子旁，张参谋长开始了对抱犊寨地形侦察情况的分析：“抱犊寨标高一千八百米，山匪构筑有寨墙，共分东、西、南、北四个寨门，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南、北两个寨门外都是陡壁悬崖，只有通往东西寨门的道路相对平缓，可徒步到达。”

闵司令员起身走到挂在墙上的地图前，双目凝视着地图：抱犊寨山势西南北三面等高线紧凑密集，东面的等高线间距较大，从地形上看，只有从东面发起进攻，才有利于部队迅速到达。

思考一会儿后，他回到桌前说：“部队就从东寨门发起进攻，抱犊寨地形复杂，道路狭窄，不易大部队展开。先采取小股奔袭，打开寨门后，大部队随后跟进，分割包围，清剿残敌。”

“同意！”黄政委率先表态。

“命令七团一营一连、三连担任主攻，二连和八团一连预备队，由张参谋长统一指挥，今晚八时由集结地石坊村向东寨门发起攻击，记住，动作一定要迅速，”闵司令员下达命令。“可以先

写一封劝降书，让探子回山交给李长裕，看看他的反应如何。”黄政委补充道。

“就这样定了，大家分头准备吧。”闵司令员说着站了起来。

第二章 神秘的山寨

当作战参谋把红色的圈圈划在抱犊寨时，四分区指挥员的心也被这个神秘的山寨紧紧地攫住了。

伏牛山脉中的抱犊寨，位于三川镇东南方向，群峰环拱，终年云绕雾锁，清泉流涧，除了天地萧条的冬季外，郁郁葱葱的植被把山寨牢牢锁住。这座山寨只有东面可以从羊肠小道通往山下，其他三面的山崖就像刀削斧劈过，立陡立陡的，崖下深不可测。李长裕一伙人据险而守，方圆几十里没人敢来攻打。

人们把山寨坐落的主峰叫抱犊寨。说起来还有一些来历，山里人在长期和苦难命运争斗的过程中，赋予周边自然景观很多的美好意象，给单色的生活调剂点亮色，天长日久，美妙的传说在一辈辈人里像火炬一样传递着。抱犊寨里的“螃蟹盖”、“石老婆”、“过风洞”、“凉水泉”等地名都承载着这样的寄望。

主峰抱犊寨的名称由来也是这样的。

上古时代，三川街里有一个牧童娃娃，一天，抱着牛犊爬到寨顶，看着南崖悬挂着火红的山丹丹花；北坡是浓绿的松柏林，真是人间仙境，景色诱人。爬山累了，他便在“过风洞”里睡着了，一觉醒来，忽然发现牛犊不见了，赶忙四处寻找。当他爬上一座山峰，发现牛犊正站在寨上一个险石桩上，滚下来咋办？他急忙向石桩跑去。

这石桩，雷劈斧凿一样陡直，三面下临深渊，一面与山体相接，仿佛大山探入云海的一方栈桥，别说人上到顶上，站在旁边看着都叫人害怕。牧童翻到石柱上，再看那牛犊，迎风见长，一

下长得大象般高大，牧童坐在石头上惊呆了，牛犊离开石柱，向远处天空飞去。牧童愣了半天，回过神来四周仔细一看，原来石柱边长着灵芝草，牛犊是吃了灵芝草腾空而去的。于是，他也拔了棵灵芝草，刚吃下肚，顿时身轻如燕，飘飘忽忽飞到“过风洞”，也成了仙。今天“过风洞”里供奉的道教仙人，第一个就是这个上古牧童，称作“抱犊真人”。

后来，人们在过风洞内塑了青年抱牛犊的金身像，烧香祭祀“抱犊真人”。这一险峻山寨从此得名“抱犊寨”，牧童找牛犊时所上的那座高高山尖，就此得名“望牛岭”。清人王景福有《抱犊寨诗》：

神牛杳何处，深路人摇铃。

石磴龙蜒滑，柴窝虎迹腥。

老杉鸣夜雨，残漏落晨星。

借问遇仙事，遗碑理有铭。

抱犊寨是何朝何代建造的寨子已无从考究。解放前寨子里有大小房屋五百余间，都是用土坯和松木构筑的。街巷阡陌一样纵横交织，大街小巷十数条，将整个寨子连成一片，街旁有客栈、酒馆、药铺、茶馆、肉铺等各色铺子，还有怡春楼、鸳鸯佳偶（绣楼）、赌场、大烟馆等供人享受的场所。被寨子环抱着的是块方方正正的演武场，约有五亩，场周搭起了戏台子、打擂台和问斩台，就连卢氏县也没这么全活，确实是十里八乡图热闹的好去处，好不热闹。仔细观察，抱犊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大多年岁已高，虽在偏僻的山间，却也衣冠整洁，神气矍铄。这里生活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群？难道在这深山老林里还有如此世外桃源？

原来在这里生活的是来自卢氏、西峡、洛宁、嵩县等地的豪绅富户。清末民初年间，豫西山区“杆子”专干“吃大户”、“绑肉票”、“飞页子”等活动，经常绑架富户，敲诈钱财，富户豪绅们惶惶不可终日。乱世向山，但往哪座山去呢？几经考究，人们

发现，抱犊寨顶地势平坦，风光秀美，更有抱犊仙人的神奇传说，于是人们就选中了这座仙气浓厚的山峰，纷纷跑到抱犊寨上，不仅能躲避灾难，还可以求神养生，久而久之这里成了有钱人家的“避风塘”。随着几十年的群落积聚，迁来人群的不断壮大，特别是有些富户还带上了家眷，形成了一个相当规模的群体。为了满足需求，寨子就不断地扩建，为防兵匪侵袭，又在寨子周围山上的东、南、西、北四个隘口筑起寨墙，扎上寨门，形成了一个集防务、衣、食、行、居为一体的群落。

人群一开始也是各自慕名而来，互不相干，各行其事，群龙无首，长此以往，寨子就开始乱了起来，暴力事件、民间纠纷纷至沓来，有苦没处诉，有冤没处伸，有官司没处打，“强拳”就是真理，造成“人心不安，市井萧条”。人们逐渐意识到“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为了寨内的秩序和安全，更是为了能有力组织起来抵御外侵，人们开始公选寨主来统领山寨。当时选拔的条件首先是看资历深浅、财产多少、势力大小，是不是愿意为大家的事儿出力。

寨主是抱犊寨上的领主，集军、政、管辖权为一身，拥有最高权力。寨主一选定，下来就开始制定山规，设置公堂、牢狱等一整套机关，来保证法统的实施。

现任寨主叫李长裕，人称李大仙，五十来岁，三川街人，自幼上学，熟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书籍，是街上公认的知书达理的乡绅，也擅长经商之道，多年经营商业，家有万贯，居住深宅大院，家丁数十人，并拥有长短枪十余支看家护院。街上民间争执难分曲直的时候，乡亲们也乐意找“李大仙”拿礼义尺码分出是非。李长裕通情达理，在当地颇有些声望。一九四二年秋天，三川街外的山庵里住着个年轻貌美的小尼姑，和街上一个姓孙的青年相爱，在当时僧俗不能通婚的环境下，双方都很苦恼。小尼姑想还俗嫁人，又怕人们说三道四，思前想后，便自告奋勇到街上去找李长裕，想着乡绅一旦同意她嫁人，别人

就不会再说啥。找到人时，李长裕正坐在街上茶摊上晒太阳，小尼姑上前说明了来意，完了还满脸的不好意思，还是这个李大仙，听了觉得好笑，嘿嘿一乐，捋了一下胡子，叫茶坊拿上来纸和笔，在宣纸上写下“准准准，随你嫁夫君，去禅心，超梵心，脱袈裟，换罗裙，免得孙（僧）敲月下门”。当下，这幅大字宣纸被张贴在三川街上，引得街坊们围拢驻足，这类事情一多，李长裕开朗达情的轶事也就传开了。

然而，在街上虽有名望，也挡不住常被“杆子”们敲诈的命运，眼看着万贯家业朝夕难保，被逼无奈，竟投奔抱犊寨，几年后被推举为寨主，此时山寨里的人数已达两百多人，除乡绅富户和随迁家眷之外，大多是家丁，家丁们手里的家伙除长矛大刀外，还有数十支快枪，两挺机关枪，后来寨子集资筹款，还添置了“鸡娃炮”、“木喷”等火器。在寨主李长裕的组织下，富户们心比较齐整，“李大仙”把各家零散的家丁统一组织起来，改为寨丁，编练成了一支地地道道的武装力量。

书生出身的李长裕当上寨主后，还算讲人性，约束寨丁们不能干杀人越货的事儿，一来是他书生秉性所决定，二来也是为防着国民政府找借口上山追剿。李长裕清楚地知道，摊丁催饷的事日久天长也少不了，眼看着投奔山寨的人口越来越多，寨丁手里边的家伙也要更换，就凭着这些长短枪和土造的火炮，万一卢氏来的国军围了寨子，恐怕受不住。寨子大了，粮食和五金杂货的供应也跟不上，护寨的家丁人手也不够。李只好向三川街和旁边的村子摊派粮饷，挨家挨户轮着出粮出人，谁家不从，就派人上门纠缠，用木桩封住家门。这些年来扰得当地老百姓不得安宁，遇上饥馑之年更是苦不堪言。乡民们向三川镇公所告状，镇长和干事们早被买通，也不敢惹这条地头蛇，屡屡敷衍了事。

这天傍晚时分的抱犊寨，看着解放军放回的探子送来的信，李长裕穿着羊皮袄坐在太师椅上，一脸凝重，两眉紧锁，两手微微发抖。

“李长裕先生，我解放大军途经三川，闻悉你聚众二百余人盘据在抱犊寨上，危害一方，但念你尚无血债，还可挽救，不必兵戎相见。望李先生深明大义，不再与人民为敌，率众携武器下山，向人民解放军投诚。如若不从，大军将攻山拔寨，其下场可想而知，望三思！”

李长裕有些不知所措，思绪像乱草一样杂乱，他没想到，国军没见，却把共军招来了，伸手端住茶杯，泡好的新茶已经凉透，跟班上来续茶时被他叫住了，“快把贾师爷请来！”

这个贾师爷叫贾敬之，原来是国民政府卢氏县党部的书记官，李长裕在山下的时候彼此就是老熟人，多年相交比较了解，李长裕上山当上寨主后，就找贾敬之商量，鼓动贾辞去职务跟他上山作参事，这一说正中下怀。贾敬之长期在国府公干，眼看着已经五十好几了，长期得不到提拔重用，久生厌倦尘世念头，来到抱犊寨，刚好一展抱负。

李长裕在院子门口迎着贾师爷，顾不上进屋喝茶寒暄，就赶紧把信交到贾敬之手里，自己闷坐在门口石墩上，“哎！”不由得嘘叹出了声。

东风刮来几片早已焦枯的栎树叶，风不去，原地打着旋子，在两人的脚旁转着圆圈。快要落下的夕阳在西边山坳里挣扎着，要给黛色天穹拉下铁一样的夜幕。

贾敬之看过信，半天没吱一声，盯着西山眯起了眼睛，悠悠地说道：“共产党闹革命，就是要革我们这些富人的命，投降恐怕没有好果子吃，凭借山寨险峻，抵抗八路应该没有问题。”李长裕心里还是忐忑不安，沉思一阵后，勉强地说：“好吧，让弟兄们盯住寨门，做好准备，打一打看吧。对了，晚饭叫人送上去，你我先去布置一下防务，现在也只有这样了，”说着和贾敬之大步走出门。

当晚，冷冷冬风里，山寨四门紧闭，寨垛子上的灯笼不到春节，全都亮出了昏黄的光晕，零零散散地晃动，好像大山在浅睡中没有闭上的眼睛。这，是个真正的不眠之夜。

第三章 一打抱犊寨

四分区指挥部里，闵司令员的手把会议桌子都快拍散了，可以说连日征战，对手都是望风而降，至少也是一触即溃，没成想这群山匪不买他的帐，搁到谁都窝火。他骂骂咧咧的，用手指着抱犊寨方向怒气冲天地说：“咯老子，一群鸟人，竟敢和老子较劲！”

“是不是再做些工作，我看李长裕还可能有希望争取过来，”张参谋长见劝降不成，也没辙，权当是安慰地说。闵司令是个火爆性子，也更有江南人爱面子的秉性，粗话又出了口：“老子没得功夫和他扯淡，命令部队，按原计划发起进攻，非搞他个玩完儿！”命令爽爽利利地下了。

鄂豫陕军区四分区的部队，长期穿梭在卢氏、洛宁等地的大山河川之间，攻伐取与，机动歼敌。这次对手不是国民党正规军和民团武装，却是豫西地区的传统土匪力量。接到战斗命令，对战士们来说，鲜有这样的经历，既是一种考验，更是一种别样的磨练。

冬天的北方山区凛冽寒冷，三川街上，解放军备战活动异常火热，满街刮的穿河风，吹得人站都站不住脚，要打抱犊寨的消息和着北风不胫而走，风声在四周的山峰间回响，越发给人阴沉沉的感觉。太阳升起了一杆高，街上还是冷冷清清。腊月了，乡民们杀了羊，街北头老李家的油馍摊透出一股子膻气，在缺粮少油的年代，这特别能刺激人们的嗅觉，于是成了街上一景，聚起了三三两两的人。张参谋长从镇公所出来，也去买了两张油馍，要了一碗山羊汤，一是填肚子，二也想顺便向老乡们打听抱犊寨